



看到的是面孔
感触的是心灵

大山水兵

从军港出发向北，战舰渐渐消失在视线中。一重山，两重山……在大山深处，一抹海军蓝陡然在眼前闪亮起来。

这座海军军营与海相隔千里，离最近的城市也相去甚远。然而，正是这群大山里的水兵，把热血青春挥

洒在岗位上，保障着远方一艘艘战舰亮到深蓝。

本期《士兵面孔》，聚焦南部战区海军某仓库的4名士兵，品味他们与山共生、向海言誓的别样军旅人生。

——编者



【人物名片】杨通，南部战区海军某仓库二级上士。

夏日的山谷，热浪翻涌。白云仿佛害怕被烈日烤焦，早早地躲没影了。就连平日聒噪的鸟儿，也沉寂在树荫里。

突然，山间吹来一阵穿堂风。全身早已被汗浸湿的杨通，瞬间感到一股久违的凉意。风吹落了眉间的汗滴，但杨通的眉头锁得更紧了。此刻，风是杨通最不待见的“客人”。

风，继续吹。杨通咬着的哨子吹得更急了。几名号手的影子不时交叠着。在影子的上方，悬挂着偌大的方舱。

此时，杨通需要将方舱精准地从平地吊装到指定位置。这阵狂风，让方舱在空中摇晃着、旋转着。面对突发情况，杨通不停地吹出短促有力的哨声，就像一名导演，指挥着“演员”——号手、操纵手，甚至是吊臂、钢索，共同演好一幕戏。

这场戏，名为“吊装”。“无论是吊装什么，它的危险性都是较高的。”杨通心里很清楚，他这个“导演”肩头的担子有多重，“一个意外，就可能出现重大事故”。

那年，杨通因表现优异，才晋升下士，就被选为预备指挥号手，跟随保障分队赴某岛礁执行保障任务。

杨通第一次指挥吊装，是在狂风中进行的。“要把物资从码头吊装到登陆舰甲板上，可甲板那么高，又看不见，如何吊装？”“风这么大，吊臂都在晃动，物资会不会吹到海里，砸到人怎么办？”霎时间，问题多得就像杨通脑门上愁出的汗水，擦也擦不尽。

海风的猛烈，是山风无法比拟的。吊装刚开始，指挥哨声便淹没在风中。杨通心里惴惴不安，一直打着鼓。目光扫过翻滚的海浪，他突然感觉天旋地转，冷汗直流。所幸，有老班长在一旁协同指挥，吊车司机和数位号手又都经验丰富，在大家的密切配合下，吊装最后顺利完成。

伫立在码头，杨通凝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，心头涌起一阵酸涩。“这是我成为海军战士后第一次看到海，没想到竟然如此窘迫。”

回到单位，杨通一有时间就打开教学视频，仔细研究吊装指挥号手吹哨下令的时机与节奏。他含着口哨，一点点

山间「海风」

加力，口哨里的钢珠不停滚动，发出不同的口令。

夜深人静时，白天的吊装画面和视频画面同时涌入脑海，杨通将它们一帧一帧进行比对，细细琢磨每一名号手的走位、动作是否标准，整个流程是否顺畅。在一遍又一遍的模拟校对与实际演练中，杨通的深蓝保障梦从大山里启航。

两年后，杨通所在的保障分队临时受命，机动至某军港。一进入阵地，杨通便带领战友们开始了预先训练，以尽快适应场地。

就在这时，保障分队接到战次日清晨紧急出航的通知，他们必须当晚完成装载。

阵阵海风，吹不散码头的浓雾；盏盏灯火，驱不尽军港的夜幕。然而，杨通心中是亮堂的。天还未亮，保障分队便提前完成了任务。他们在风速风向不可控的情况下起吊近30次，将物资全部安置在战舰上。

走出深山，迈向深蓝——这大山里的水兵一直为梦想默默挥洒着青春和汗水。此刻，伫立在群山之间，满目翠绿仿佛化作茫茫大海，杨通似乎感受到阵阵海风拂过脸颊，心早已随着战舰劈波斩浪，奔向深蓝。

长征

本版作者：李维 张毅 陈运鹏
摄影：李维 张毅 邓家金 赵传宇

第5507期



【人物名片】张孟飞，南部战区海军某仓库一级上士，荣立三等功1次。

晨光还未完全漫过山顶，张孟飞已经被雨打青竹声惊醒了。“又下了一夜的雨。”他翻身下床，瞥见了云顶之上朦胧的彩虹。

自从当上仓库保管员，雨后彩虹对张孟飞而言，便如同发出警报的红灯。山中雾气本来就大，雨水经过太阳蒸烤，空气湿度更是直线攀升。张孟飞匆忙拎起一大串钥匙，冲上了泥泞的山路。

站在熟悉的洞库前，张孟飞插上钥匙，转动机械密码锁，用力推开门。一种刺激而熟悉的味道，立即充盈鼻腔。还未等瞳孔适应了黑暗，他的双脚已经直迈入洞库，右手准确地探到墙上的开关，打开了灯。

屏住呼吸，张孟飞的双眼与湿度计的水银柱顶端对齐——79%。正如他所料，一夜的湿气已经浸入了山体，透进洞库。

“要是太阳再晒上一天，数据就得‘爆表’了。”张孟飞快速打开除湿机，并记录下此刻的数据。几年来，他的工作日志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几大本，上面的数据虽有高低，却始终保持着极小的起伏。

一开始，张孟飞并不理解这些数据背后的意义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位海军院校的老教授来到洞库考察。他凝视着

洞库“硝烟”



湿度计，笑着问张孟飞：“小伙子，你知道为什么存储弹药对湿度的要求那么高呢？”

“太潮的话，弹药就会发霉吧！”入伍没多久的张孟飞，想起了数天不擦就布满霉斑的作战靴。

老教授笑着点点头：“受潮后的弹

药将打不到它应有的距离，所以你们洞库管得好不好，直接关系到战斗力啊！”

洞库里，弥漫着各个年代弹药散发的味道。张孟飞猛嗅一大口，激动起来：“原来，这就是战场的硝烟味。”接下来的日子，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岗位和身处的大山。

漫漫山路

【人物名片】陈如意，南部战区海军某仓库一级上士，荣立三等功1次。

这天夜里，陈如意原本不用进山巡逻的。

可是，作为班长的他，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便做出了决定——端午佳节替新兵谭国放假值班。夜幕降临时，陈如意备好驱蛇药，带上防暴棍，在手电筒射出的锥形光束下，走进了蜿蜒的山路。

山路很长，走一趟要花两个小时，而且时常有蛇虫出没。陈如意却不觉得辛苦，“人在山间走，满身都是月”，在他看来，这是只属于巡逻兵的浪漫。

刚入伍时，陈如意可不这么想，因为大山深处的海军与浪漫压根扯不上关系。大山树丛中随处隐藏着眼镜蛇、银环蛇、大毒蛇……一个不小心就会让人陷入险境。

梦想“驱舰闯大洋”的陈如意一下子傻了眼，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。那段时间，他经常以右膝患有滑膜炎为借口，逃避体能训练和值班巡逻。

很快到了除夕夜，陈如意抱着冰冷的钢枪伫立在哨位上。遥望着远方黛青色的群山，他的思绪飘回了千里之外的家乡。这时，一束手电筒发出的微光穿过黑暗，照亮了岗亭。陈如意瞪大眼睛，认出是队长。队长微笑着说：“去吃年夜饭吧，这班岗我来值。”陈如意微微一怔，泪水悄悄地涌进眼眶。

后来，陈如意常常想起那一幕。他觉得，正是这大山里的温情，逐渐消解

了他此前的失落，让他一步步超越曾经的自己。

也是在这一年，陈如意在军事体能比武中，包揽了游泳、单双杠、武装越野等科目考核的第一名。站在领奖台上，虽然他的膝盖仍然隐隐作痛，但一想到在大山深处挥洒的青春和汗水终于收获了果实，他真切地感受到了沉甸甸的幸福，那是属于士兵的荣光。

几年过去了，曾经想着“待两年就走”的陈如意，当了副班长，又当上班长，喜报飞回家乡，父母脸上也有了欣慰的笑容。

2019年，教导员赴院校参加培训，陈如意被全队官兵推到台前，协助队长开展政治工作。他没有辜负大家的信任，年底该队政治工作评比，夺得第二

名的好成绩。

今年，仓库面临布局调整。几个月的时间，跨越数百公里，陈如意冲在前面，和战友们像呵护婴儿一般，将各种物资平稳地护送到目的地。

这些年来，这名年轻的水兵，在崎岖的山路上走出了一串坚实的足迹。再一次眺望熟悉的大山，漫漫长路一直绵延到视线的尽头。陈如意知道，自己脚下的路将越走越宽，越走越精彩。

如今，陈如意的女儿上了幼儿园，自己也将面临留转，“如果最后没能如愿留转高级军士，我就申请技能岗位的文职。”陈如意的话说得斩钉截铁：“我还在女儿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，若干年后，我希望她也能穿上军装，走出更广阔的山路。”



【人物名片】陈天贵，南部战区海军某仓库一级上士，荣立三等功1次。

在来到大山以前，陈天贵从未想过，“路”竟然也会成为奢侈品。

蜿蜒盘旋的山路在云雾间若隐若现，一侧是峭壁，一侧是悬崖，坑坑洼洼，坎坷不平。陈天贵第一次乘车进入大山前往营区时，十分渴望眼前能出现一条平坦的大路。

来单位报到的第一天，陈天贵便意识到，作为驾驶员，这条险象环生的山路便是自己今后的战场。

第一次开车上路，天上飘着细雨。陈天贵双手死死扯着方向盘，似乎要通过转向轴把车的控制权夺回来。既要看清车轮下凹凸不平的泥路，又须提防沿途出没的动物，他必须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。在座椅下面，有一把沾满黄泥的工兵铲。出发前班长把它递过来，冲他摆摆手说：“拿好，一路上都能用得着。”

班长说得没错。卡车没开多远，齐腰高的轮胎便卡在一个水坑里，黄泥随着轮胎空转四处飞溅。陈天贵挥舞着工兵铲，在泥坑里填进石块，为轮胎架设起支点。开过一个又一个泥坑，陈天贵的迷彩服已溅满泥水。

陈天贵发现，要想在这条山路上把车开好，把“坑”记住是一道必答题。而且，这道题目经常更改，山体滑坡，几场大雨，矿山开采，每天都会消失一些“老坑”，更多的“新坑”随之出现。

轮胎印迹



那时候出一趟任务，回到宿舍，陈天贵感觉腰疼得直不起来，贴上膏药，第二天用手撑着才能勉强起床。

白天驾驶已是诸多不易，到了夜晚，山里没有一星灯火，行车更面临着重重风险。一年冬夜，一名战友突发急性阑尾炎。没有丝毫犹豫，陈天贵立即驱车送他去数百里外的医院。车驶出营区，发动机的轰鸣声在山谷里回荡。

朦胧的月光下，车辆的远光灯吃力地照着前方的路。陈天贵用力把身体前倾，似乎眼睛贴得越近才能看得更清楚。这是他第一次在这大山里开夜路，前方崎岖的路面，使他频繁地踩着刹车；而战友的呻吟声，又让他不自觉地压实油门。天亮前，陈天贵终于将战友安全送到医院。

这些年，山路一直在变化。先是坑

一点被填上，接着又铺满碎石，最后浇筑成水泥路。陈天贵依然奔波在路上。从以往保障官兵出行，到如今跨城跨省运载物资，他的路途向更远的地方延伸着。

如今，仓库里的各型车辆，陈天贵都驾驶过，他熟悉每一辆车的发动机声响。然而，在众多车辆中，陈天贵最喜欢的却是一台略显笨重的吊车。

在大山深处，无数个孤独的日日夜夜，他坐在操作舱，推拉着5个操纵杆，模拟着将物资精准地吊放到军舰上，也憧憬着把轮胎印迹刻进军港里，延伸到大海上海。

一棵大树的年轮，诉说着它历经了多少载风雨。在陈天贵看来，汽车兵的“年轮”，也许就是刻在群山之间，那一段又一段的轮胎印迹。